



校刻具茨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翰林院編脩王立道懋中著

與友人論文書

吾子不以其不佞而望以文章相麗益謂非有意於  
其不可也故忘其淺鄙為足下誦其所聞夫自三代  
而下能文者非一士論文者非一家要之能者未必  
論論者又未必能也夫文之所以為高下夫人而能  
言之然而作者往往戾焉故逖探冥搜者傷於虛雕  
琢絺繪者傷於麗詰屈聱牙者傷於竒而竒之失為  
甚焉夫文何自而始也效諸天也易曰觀乎天文以

察時變日月星辰天之所以爲文也其光有常明其  
運有常度其經緯次舍有常所故能廣覆照經四時  
成萬物而天下古今仰焉一或薄蝕之不得其明眊  
側胸之不順其運盈縮隱見之不安其所甚者孛飛  
彗流出於耳目之所創見則人莫不指而異之何者  
非天文之正也今且爲廋詞恠語鈎章棘句險僻艱  
澁不可識測而欲以示諸天下傳諸後世則人有不  
指而異之者乎故竒譎之文則亦天之彗孛之類耳  
非盛世之所宜有也昔人有言文非能爲之爲工乃  
不能不爲之爲工六經尚矣古之文皆不能不爲者  
也今之好奇之士則惟以能爲爲工耳夫是以作之  
日益多而傳之日益寡作而不傳周子所謂輪轅飾  
而人弗庸者也亦奚以文爲哉大抵知德者無詭言  
淺於道者多艱說古之君子內足而外章德至而言  
立莫不平易正達溫純爾雅不雕繪而巧不探搜而  
遠無詰屈而竒不期於文而天下萬世之能文者莫  
加焉矣後之人德則不至而求諸辭辟諸塗刻繪畫  
以爲龍蛇鬼神不壞詭其形變惑其勢則不足以駭  
觀者而眩愚俗然而識者過焉則固土木之而已其  
竒果何爲哉故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三代而上所

謂文章之士即道德之徒也自夫岐而二之而後世始無文矣昔魏氏典論號善論文大畧謂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詞賦欲麗而曰文以氣為主是皆辨其末而未探其本內無所得而虛為之辭吾弗與也且文如兵其作之者猶將也將賢而謀豫則操縱出入隨應而不窮故左右什伍紀律嚴明則其法立威蓄而勢銳如風發河決則其氣充可攻可守可進可退頃刻異用而機妙百出則其變備要之必主於正而後奇以濟之此將之良也苟廢正而一徇其奇則其軍鮮不債焉而世必以為無能之將矣故兵無常形以正勝者什九文無常體以奇善者什一盤詰之文則六經之什一耳效而似者猶未可為常而况其萬不類也哉吾子於今之時不謂無志於文而恐其溺於奇不繇其道則愚之所不能默默也然愚固亦論而未能者吾子其毋以為費於辭

與王樗菴書

惟執事以正色直言偉然為留都倚重弟竊與有榮焉然別來不一通訊者以寒暄私款無當於進脩之要治體之公不足以溷記室耳乃今則有不容於隱情惜已以冒寒蟬之譏者弟常之人也常本劇郡錫

亦劇邑數十年號為難治邇得守如張得令如萬蓋  
私心嘗為一方幸之然弟自入都以來所聞稍有不  
諧於衆口者豈弟之間於知人與抑人數面好惡毀  
譽固有不盡得其平者歟浮議籍籍皆非事實常之  
去留都尤近計執事亦嘗有聞故欲為一白之弟昨  
以省覲家居亦歲餘家父在告則已踰七年矣其所  
以自處與郡縣諸公之所以見待者執事當自知之  
飾譽言以酬所私比匪人以罔知己諒非愚父子之  
所能也往時應守子才僅以一二入私憤遂相詆排  
守土者至今以常為畏塗論者且謂郡中更無能獨  
持公論者使弟輩蒙此譏指故聊復與執事圖之然  
子才今竟何如詆排之者今竟何如今萬令已與行  
取廢幾公道猶未昧至於張之賢否人言之是非更  
冀執事徐察而明辨焉使他日不復謂郡中無一公  
論則弟之私望也餘情不能縷縷

答王汝中書

追隨數日備承教誨別後惘然若有所失忽拜手札  
規以紫陽之旨申以著察之云甚慰甚慰僕素弱劣  
情於求道竊自謂平生所誦習與夫師友之所傳聞  
皆支離汗漫徒務口耳故一意自為已慎獨求之庶

幾簡逕易守雖稍覺得力然未敢保其終能不墮落者夫亦于著察之說有未之思者乎敬聞教矣敬聞教矣游杭之約俟妻父過此即當從行圖遂請益之私就醫則又第二義也使去草附復雅愛惓惓容面并謝不具

傅虛岩書

昨春過錢塘既得縱覽湖山之勝且日從有道者游聯床之談既聞清論自謂與吾兄真有舊緣喜幸喜幸臨行候別兄適有他會遂惘然解維歸家後又領手教尤切感仰今春賤恙稍平促裝北上五月初始入京凡夫俗骨祇宜奔走風塵恐西湖孤山之靈方將移勒絕我也弟雖懵於聞道然亦不可謂沈溺者便中幸不惜指教鎮佛老僧好否因文闕敬特托貴鄉高南宇處附此申悃餘惟照亮

張靜思書

家居數年重荷雅愛行時又辱禮意稠沓感媿無任僕多病之軀習於踈懶一入塵途便覺非向來面目山中日對鶯花泉石不復甚以為佳邇來奔趨車馬間始知坐茂樹聽啼鳥觴咏從容古人所謂一日如兩日者真不虛也此豈僕輩淺薄者能堪此福哉因

執事知僕聊一道之他人當見笑以為不情也

### 華鴻山書

敝居去文府纔一二舍而載歲之間僅得三數奉晤  
每展頌雅音良用耿耿踈懶習慣又常抱疾疾本不  
堪驅馳而朝例拘以三年遂勉復來此行裝紛紜不  
及造別門下罪歎無任時下伏審道履綏和 尊翁  
老先生茂膺壽祉孝養日隆敬羨人便草草布候不  
備

### 華補菴書

僕行時匆冗適 尊旆亦且西征遂不及盡晤言今  
猶快恨使至尊手教蕪瓊章之賜感慰感慰僕五月  
初已入都而多病之體又與靜便殊為人事所苦  
至於觚翰亦似相仇執事謂以忙中廢吟然猶多得  
好句而僕以病中廢吟真無復一字可道也聞道匡  
廬彭蠡之槩輒飄然有出塵之想倘執事他日盡覽  
其勝當不惜為僕傾倒也

### 寄有懷翁第三書

到京後因病冗久失脩候船頭華山還始有小啟附  
上想已達臺下矣盛使至詢知道履綏和大舅暨尊  
嫂已康吉喜慰無任辱翰教懇懇且以圖報豫養為

誨非愛深骨肉何以有此不肖敬奉以周旋第恐病  
軀孱劣終負主恩耳比得老父書云四月初因張  
靜思年叔相携一識姑蘇諸山荆溪二洞老伯嘗有  
此約倘秋涼無事一尋此盟亦山林一勝事也如何  
賤體近已稍平但痰嗽猶未除蓋爲鬱火所攻耳

與沈原約第三書

昨過滄州偶值貴屬胡大尹匆匆附候起居十年契  
濶之懷殊未盡其一二擬入都後可嗣脩問而久靜  
之體苦於馳驅疾疾綿延尋復數月矣蓋執事向知  
弟已告歸或不知有荆婦之變今喜弟之還都而不  
知故疾之猶在也蹇薄之命不足與縻祿食無足爲  
道者執事以何時過錢塘弟故人武進呂君曾上謁  
否呂君名朋與老父同鄉舉且有會文之雅平生謙  
恭端慎清操絕人而仕不達自寶慶推官爲遼東太  
僕丞約居苦寒之地者七年今陞僅得市舶提舉幸  
托屬下倘以事相見惟稍加禮遇不具

張湖村書

弟往歲在羈病愁困之中惟兄曲加存恤不啻骨肉  
感激無任家居三閱冬春日惟閉關從事方藥於密  
友至親多闕問訊兼文旌益北愈乏鴻便方曷謝過



門下而使至又辱手教懇懇重以腆儀彌增感慙弟  
自入都亦嘗抱病蓋蹇薄之人不足縻肉食也柰何  
使附候并謝餘惟順時自愛以需天寵是荷

答程松溪書

自毘陵西郭之別已載閱歲雖因卧病闕問未嘗不  
馳情左右也去夏會羅念菴年伯具知道履綏和毅  
然以興起斯文為任敬慰敬仰即擬訪醫白下兼得  
一奉杖屨目睹風教之盛於山川都會間竟亦坐懶  
不果素懷良自悵恨今春恐逾明例遂爾北裝入都  
數月病亦如之舊業荒落殊無可為請益之地因便  
先此附候八月承嘉刻并謝

唐荆川書

入都四月中間不病者僅數日耳蓋孱薄之人不任  
祿食所遣固應如此且又在靜中一涉塵途便非向  
來面目如執事茹素有年見腥肥滿案遂生嘔噦此  
殆難與不知已者道也久不通信執事必能亮之大  
抵寒暄常語不足溷記室而身心所得又無可請教  
者凡案間非醫藥即道書每展卷亦不能盡數行也  
柰何柰何所幸毀譽得失了不置意中悠然日用飲  
食而已知執事以尊嫂之故心事亦不甚佳然豫養

自遣爲望

寄羅念菴第二書

北來過京口曾有小啟煩何主政寄上爾時謂文石當亦不遠旬月而久至都下寂無所聞僕日夕以爲念顧是區區者不能爲人始終即他日何以受知己者之重托乎近得老父書乃知猶未竣工良媿良媿夫冬以寒辭夏以暑辭想世之名一藝者偃蹇固如是哉清秋伏審道履康謐讀書觀稼想於時事絕不經耳目僕亦能羨老叔之樂而不能從也仙凡之隔豈必於物外求之洞山兄明年得來此否幸一示知以副鄙懷僕自入都不能數日不藥大抵即往年所病一涉塵勞遂復交作每自計非肉食人而復勉強牽戀殊可自咲也適會曾司廳先生云有貴鄉人入境之便艸艸附此抱恙不盡所欲言惟亮之

寄袁芳洲書

屢拜手札兼惠鹿角後至者尤佳因行促不及製已托之舍弟矣殮和含嘉皆旣執事之德也感佩何極僕數年家居頗於靜中得趣一涉塵途便覺不堪兼存心聚散種種興懷雖復時念執事之教欲一切割棄然學道未至終難脫然又不能得如執事者相與

朝夕汝之往日竹林之約自謂丙午可以必償而俗緣多累竟作子虛今來回視金陵已若十洲三島之外而執事亦遂如洪厓子晉不可扳矣

### 與艾居麓書

弟雅辱教愛然不奉起居者已數年于茲蓋緣多病之人兼以懶性習成遂闕敬于故人耳弟自甲辰得賜告家居昨春因覓醫因一至杭以游客不可以妨清政竟不敢與執事相聞徜徉湖山間半月而返緬懷道雅日夕馳情茲因賤恙稍平勉復來此偶敝鄉親吳恣者來為貴屬下深澤縣丞附候

### 與懋及弟書二通

科場文字要氣充辭暢平正豐潤須於六七月間作得百篇則自下筆有助然辭之繁簡亦要得中切忌支離澁滯論表須胸中先立間架然後措辭亦不可落塵腐套子策場偶記舊料亦要轉換恐至雷同耳大抵所當甚留意者全在經書義與論表策乃其次也最不可失先後緩急之序吾前兩科正坐此弊然此亦姑就場屋中事論之至大功業固自有在也勉之勉之得書乃又聞我小姪不幸知以痧瘳故也執書惟省豈吾父子福過灾生又自念入仕已來凡

瘠人肥家利已妨物如仕宦家故態惟恐分毫似之  
良欲稍自樹為子孫地耳吾 父母年已五十以上  
而僅一男孫懼無以共承膝下之歡今復失之矣天  
乎何至此極也然正己以安命養身以俟時天亦又  
之自定吾平日與吾弟每不汲汲望以決科進取而  
惟以德義相規誨正以名利為浮榮而身心為實地  
富貴有去來而子孫須善遺耳吾弟幸為後圖毋過  
自苦然吾前亡女意甚痛傷俗所謂土梗勸木梗也  
歸計待考滿後恐礙叔叔會試須預畱之耳荇洲身  
後孤寡可哀責在吾弟即此是學也前讓去田既無  
利他人之產亦聽其所之而已

附荆翁書一通

舅氏荆川書示王甥吾平生最難開口不是人央得  
動的亦不是為親戚做人情的若是

令祖 今尊兩世有一不是清苦為善的我不好開  
口汝家房子不遭倭子燒殘奔波苦楚我不好開口  
不遇

梅林公高誼我亦不好開口有此三事轉合所以我  
公道說了不是為親戚也每思

令祖 今尊兩世小心謹慎毫髮不曾倚官趁錢毫

髮不曾使勢害人江陰巷內老佛之語至今鄉評尚在非親戚之私言也若身沒后便與他人家一般毫髮不蒙優恤則善人無以勸矣但

梅林公高誼所謂生死見交情者非今世之所有誠當於古人中求之甥可益自感激不特努力讀書求進尤當立志做人自少須曉得義利是非之辨尋向上去以無墜

祖父一脉可繼之志亦所以成

梅林公扶植之盛心也勉之勉之母急母急

嘉靖丁巳春二月

疏

明職守疏

臣某謹 奏為明職守嚴紀述以勵庶官以憲萬世

事 臣聞古之人君必設左右史以紀言動故曰君

舉必書雖春秋列國之微亦復不廢斯職其義重矣

自漢而下代有其官孔明治蜀不立史則君子以為

譏謂其失所先務也我 太祖開創之初即立國史

院而設以起居註脩撰編脩檢討等官自後國史院

起居註之官不設而以史官并附之翰林院雖官制

沿革前後稍殊其欲以史事責之脩撰編脩檢討等

官則固祖宗之意也臣讀大明會典所載朝儀記事  
官居文官第一班之後稍上夫史官秩高者不過六  
品而使躋居第一班之後稍上豈固以寵之哉欲其  
便於視聽而言動有紀也夫因事設官故官不濫因  
名求實故實不悖人臣之職不過官守言責兩端而  
已今之給事中御史有言責者也內而府部寺監外  
而藩臬郡邑有司之吏則皆有官守者也府部寺監  
藩臬郡邑有司之吏不守其官給事中御史不盡其  
言法得而糾之而黜罰之今史官之於史乃獨無所  
事事而又得以逭其失官之罪者其初本具名而無  
實有官而不屬之以事非如戶之錢穀刑之獄訟各  
有司存云耳夫漢之時郡國上計先上太史故司馬  
氏父子得有所纂叙以成一代之典今臣等備員史  
局餘年矣自朝參之外輒散歸私第問以史事且茫  
然不知所答遂使神聖之謨烈闕而弗章賢士大夫  
之業湮沒無紀國家諸所興爲皆訛闕雜亂於簿書  
奏復之繁而不知所考信則夫居是官者尚安得晏  
然歲會廩祿之入日受大官之供而不以爲媿且畏  
哉臣愚欲乞 陛下參酌古今所以立史之義國家  
所以設官之制而振其隳廢偷惰之習使臣等皆有

所自効以無負於陛下所以簡畀之意夫左順門乃  
章奏出入之地史館在焉臣愚欲請史臣二人給以  
筆札兼之書人凡章疏之下諸司壹一繕錄每月終  
封識而以歲之內閣其有所遺誤輒以罪該日執簡  
之吏庶乎職守不廢而臣等少逭曠官之譏紀述明  
備而國家有以立一代之大典矣臣昧死以聞

### 定貢法疏

謹奏為定貢法以振士習以光聖治事竊惟

國家用人其途雖廣然出於科貢者常什之八九科  
試以拔才雋歲貢以恤困滯祖宗立法至詳且善

矣然法久而玩浸失初意臣忝備史職每遇考試歲  
貢生得與閱卷徃徃見其空踈腐俗詞氣索然雖考  
列上等者亦僅舍短取長殊未有明博雅純之文可  
上塵聖覽者也此等即與附選則今日各有師儒  
之任如仍入監則他日各有民社之寄夫衰白之士  
久躓場屋其英姿銳氣磨礪都盡日暮途遠志無所  
希而欲寄以民社任之師儒其不倒行而逆施者鮮  
矣況今名儒碩輔莫不起身庠校而使此輩為之模  
範且承順唯諾若子弟之事父兄能無汗顏而內慙  
矣乎徃者選貢之法行天下應貢之士一時號為得

人然衰白困躓者莫不飲泣咨嗟自傷以數十年積  
累之艱而終於槁項黃馘無復一命之望臣時又聞  
提學官畏避罪謫或不拘廩增拔以充貢此又非  
祖宗之意矣夫才雋之士豈不能自奮於科第而復  
使與困滯者競驅於途則胡不盡舉而廢之而獨行  
科試之制其不然明矣陛下推仁盡下使一如舊  
章而又行補貢之令使困滯者咸得以自紓海內無  
向隅之泣德至厚也臣愚以為科貢之途固宜並進  
而天下學校所以序為先後以充貢者其法恐未為  
盡得也何則今之所謂廩膳生貢者定於提學官之  
一考而已既與食糧之次則他日充貢一以為先後  
其十餘年之間凡遇考試文理非甚庸繆輒免於停  
降罷黜苟不至於停降罷黜則遂私相慶以為幸而  
進取之心日消磨矣此應貢者所以多庸才而年少  
敏特者不能無扼摯仄日於後也竊惟國家建學  
育材著為定式每府學廩生四十名州三十縣二十  
至於一與食糧之次則他日必以充貢恐非立法之  
初意也士有志者常少無志者常多彼其所成就自  
謂可以無咎無譽以苟延歲月而徼一命之榮猶欲  
其激發奮勵以從事於問學不亦難乎臣愚欲稍更



定其法使廩膳有一定之額而無一定之人貢者雖以年資為後先而實以才否為遲速勅行天下提學官俱以嘉靖二十二年為始嚴加考試各學生負每府以四十人為優等不拘廩增附皆得與食糧之數州則三十縣二十其數既定中間雖有中式丁憂事故等項不復替補存其糧於所在以給諸生之貧而無告者焉至次年再考亦如之以至於三考四考五六考亦如之其有初考與四十人之列而再考居下則不復與之糧再考居下而三考復與四十人之列則其糧又復與之其每考居四十人之列者則常食其糧不待言矣予奪一程其能故不才者無憾於失選補不泥於格故才者益勵其業考案一定無復頂補申請之煩而學之官吏亦不得挾此以媒利矣然偏方狹境生負之食廩者未必一如原定之額或不及數或半之甚者不及其半則又當何如夫食糧實補之數各學俱有定籍今湏一以嘉靖二十年為準府學生實補之數原三十人者今止以三十人為優等二十五人者亦止以二十五人為優等至於州縣俱可類推矣至於應貢之日則提學官不必再試但計其食糧歲月多者即行起送赴京或食糧歲月多

寡同者不拘二人或四五人府州縣通行送提學官  
再試擇其更優者一人充之夫既以食糧歲月多者  
爲貢則必每考皆優等之士貢者既皆每考優等之  
士則豈復有庸才得廁其間以玷 國家爵命之榮  
如今日者哉或者以爲此法未可即行臣請先以食  
糧之法行之目前起貢者姑循其舊限以五六年后  
舊食糧者稍稍起貢然後行此 乘舟奔灑而民不賴  
矣如蒙伏乞 敕下該部詳議可否或中間未盡事  
宜一併斟酌具奏 賜之施行庶使才雋之士進有  
所奮而無逡巡歲月之念退得所師而無汗顏模範  
之人其於 陛下聖明之治或可少裨萬一天下幸  
甚臣亦不勝幸甚原係定貢法以振士習以光 聖  
治事理未敢擅便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乞省親疏

謹奏爲懇乞 天恩給假省親事臣伏覩 大明會  
典內一款兩京文職有離家六年之久給假省親者  
查無違礙許其歸省蓋惟我 國家以孝治天下故  
爲是著令所以體群臣而憫其私也臣原籍直隸常  
州府無錫縣人臣父表由進士歷南京禮部客主司  
署郎中事主事臣以嘉靖十三年叨中應天府鄉試

臣父適以本部祠祭司主事在任臣即於是年九月間辭臣父母領文前赴禮部嘉靖十四年會試蒙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至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臣父具本奏乞放回原籍養病因寓臣書備言所患臣時念父深切即欲乞歸省侍但猥叨皇上作養之恩未能少効尺寸未敢言私十六年正月又蒙聖恩授以今職十八年十二月歷俸一考給由外今年五月十一日臣父復以父病未痊奏乞再容原籍調理令義男王泰抱齋因以原稿付臣臣讀之倍增憂思日夜不寧兼舊患怔忡暫止復發寢食俱廢是以敢援前例昧死陳情伏望勅下吏部查照近年翰林院侍讀等官華察事例容臣回籍省親倘臣父幸得痊安筋力未衰臣父子自當依限前來供職誓竭犬馬以少報聖恩於萬一臣不勝戰慄懇切祈望之至

告養病第一疏

謹奏為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以圖補報事臣原籍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由嘉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除授今職竊祿十年慙無寸補緣臣體質孱弱素多疾疢本年二月初偶感風邪

發嗽不已加以痰火上升中氣鬱塞伏枕逾時藥餌寡効延至六月十七日忽得家書臣妻唐氏於五月二十一日在原籍病故臣於病中驚聞此變痰火轉盛怔忡不寧且臣父母衰年垂白知臣久疾未愈時切憂思近因臣妻之變悲勞百端臣心日夕懸念又臣妻遺下一子兩女皆在提孩筑筑靡恃伏望 皇上憫臣疾患沉綿情極哀迫 勅下吏部查照近奉翰林院檢討王維楨等事例容臣暫回原籍調理庶得少延殘喘倘螻蟻微軀未即顛隕自當奔走供職誓竭犬馬以仰酬 皇上天地再造之恩臣不勝惶懼哀懇之至為此具本令義男王紹抱齋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第二疏

謹奏為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以圖補報事臣原籍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由嘉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除授今職緣臣南方下士水土未諳自竊祿以來積乖攝養且體質孱弱疾患易侵本年六月間偶因衝冒暑雨饑飽非時致傷中氣而過以虛陰之藥投之實陽遂使邪火上攻咳嗽頓作痰涎升壅日夜靡寧伏枕經時漸就羸瘠詢之醫

家咸言病在肺胃受傷已深非旦夕可療况臣父母俱在衰齡家復多難臣恐其聞而憂念每書問訊但以無恙報之然疾痛則思父母入子之情此又臣之所以反覆于懷不能自解而日益以病者也伏望皇上憫臣疾患沉綿私情鬱結勅下吏部查照近年翰林院編脩駱文盛等事例容臣暫回原籍調理倘螻蟻微軀未即顛隕自當奔走供職誓竭犬馬以仰酬 皇上天地再造之恩臣不勝惶懼哀懇祈望之至為此具本令義男王紹抱齋謹具奏 聞

第三疏

謹奏為病勢危急再乞 天恩早令回籍調理以全生命事本年閏九月初八日該臣奏為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以圖補報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惟臣之病蓋在肺胃之間醫從肺胃間攻數不售効是病于藥無賴趣勅臣嬰疾時念二親垂白懼令有聞然獨旅沉綿骨肉背離苦思一歸就父母側臣之為懷又如此乃今伏在枕褥涉歷數月節序漸深疾憂漸加驅之無術去又未獲玄冬永夜目不交睫咳嗽連十數發未已神虛魂搖卧視床屋若水波上下臣形質本癯又積病相纏遂

至骨立食兼日不盡一器鄉里朋識憐而訊之者見  
輒惻惻臣之命已危若累碁幸即得去就父母訪醫  
藥沉憂既釋更事調理臣之病庶可已也若延而未  
去恐二監守膏肓竟為臣難臣之病未可已也伏望  
皇上憫臣病勢危急病懷痛切 勅下吏部查照前  
奏翰林院編脩駱文盛等事例早令回還倘枯株再  
榮羅雀復奮即 皇上天地再生之德也 臣不勝惶  
懼哀懇之至為此具本令義男王紹抱齋謹具奏  
聞

碑

擬奉

敕撰新建歷代帝王廟碑

臣惟功德立而後可以享百世之祀明聖備而後可  
以定百世之禮故祀無非族所以明典也禮不虛行  
所以詒則也大哉祀乎禮之所尊也義之所起也而  
百王之所崇也非天下之至明聖其孰能與於此夫  
天下之生久矣遐觀厥初其異於禽獸者無幾也不  
惟不異於禽獸而且無以勝其爪牙角毒之烈也況  
濫懷襄民之不為魚者亦無幾也乃今得以安居暇  
食優游焉終其天年而不夭傷而為之上者亦得弁  
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其誰與致此也故自羲農黃

帝肇其治金天高辛高陽擴其化而堯舜禹湯武王  
協其成其功德胡可勝紀也繼是則存亡治亂相尋  
於無窮而斯民之禍茲益酷矣則夫高祖光武之於  
漢太宗之於唐太祖之於宋世祖之於元雖未可以  
方古帝王而其克亂除禍濟世安民抑亦不可謂其  
功德之淺淺已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  
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與夫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皆  
在祀典此聖王所以制祀之法也故自伏羲而下廟  
而俎豆之其禮宜矣然自漢以來雖代不廢祀而廟  
於京師而合祀之則昉於唐之天寶宋亦因之我  
太祖立廟於鷄鳴山之陽所祀帝王自伏羲至元世  
祖其位凡十有六而配享者風后而下三十七人左  
右列之法乎古也然自 文皇帝於茲定鼎則若郊  
社若 宗廟既皆為之改建矣而帝王廟祀尚循金  
陵之舊恐未足以明彝典稱秩祀之意我 皇上方  
以憲天之道稽古之學一新制作於凡類裡望秩之  
典靡不究定禮備樂和品式煥如矣乃卜地於 京  
師阜城門之隙草圖鳩工而始作廟焉凡墀垣門廡  
堂寢庭祀與夫庖庫井舍之微莫不緝繕翼然燁然  
儉而弗陋華而弗逾蓋誠足以妥神靈而昭崇報矣

夫禮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我皇上修太祖之秩祀述也廟於京師作也協諸義而協可以垂遠之其所祭之可以不淫所謂明且聖者茲其在乎廟成當紀其事於麗牲之碑臣愚適奉成命因拜手稽首而謹書之

箴

克己箴

天生烝民惟形與性物感無窮人化斯順往聖克念乃達諸天危微之幾舜禹是傳孰無人心理勝則德孰無道心欲勝則賊心亦靡二理欲爭之紘紘萬感幢幢百思已自我生亦自我克君子制之若臨大敵我志惟一鼓之而靡我力果毅降旗奔師淨彼氛垢湛吾虛明解心之桔復性之恒口無過言身罔擇行視遠惟明聰德以聽視聽言動非禮勿為昔者顏子嘗從事於斯厥功已至不貳不遷回也好學夫子稱焉彼為大賢而猶若是顧茲何人忘其有事曰明以察曰健以決晞顏亦顏敢告來哲

大司馬箴

書贊徂征易稱帥師赫赫九伐姦寇以威古云佳兵其器不祥正人乃興亂是用止穆征犬戎祭父納諫



懼德弗耀而勤民於遠秦任三帥覆師于穀違彼良士而勇夫是謀先王有道守在四夷漢失厥策翦我群黎兵不可去武不可瀆皇皇六師辟之荆棘如火自焚無或弗戢禁臣司兵敢告執戟

光祿箴

惟聖饗帝惟辟玉食迺烹迺饗既時既飭以共粢牲以眡珍物無曰不會豕宰是職在昔聖王飯簋啜鉶不以天下奉予一人周文即功怒焉朝晏池酒林肉殷商用滅駢脇曼膚國乃多瘠孟子蓋惡夫庖有肥肉而民饑色祿臣司膳敢告執滌

太史箴

茫茫古今上下曷稽爰惟太史簡策是司彤管煌煌左言右事善人以勸淫人以懼佚旦同心成罔邪德董狐之書是稱良直南史侃侃齊不失賊夫子修春秋而萬世允則惟昔聖王業業小心出入起居迺罔不欽勿以深宮勿以大庭書而不法我無以示我後入史臣司牘敢告執典

鴻臚箴

穆穆聖王垂裳而治聽政修令執儀昭物則百辟卿士是寅是祗會朝既盈踰踰濟濟各有攸職鷄鳴以

侯昔在周王惕夜未央視彼庭燎晰晰其光一日二日無或爽厥常亦有淫辟俾晝作夜蔑彼典則而以自逸暇百工是師用隳理於天下臚臣司儀敢告在陛

### 太常箴

明明天子允秩三禮迺立奉常鬼神是主無怠於守無淫於祀統和天人禔福備至其惟德馨罔以稷黍聖禹致孝衣惡食菲殷人尚鬼俗以僂弊齊景矯誣歸過祝史楚稱先王不越望以祭於乎興國聽民亡國聽神時謂不淫惟齋明中正以徼上帝之歆常臣司禮敢告執遵

### 廷尉箴

民之有情弗割于欲期于無刑乃利用獄虞周競競或易一夫惟欽惟中懼濫法于非辜其在叔世三辟乃興民弗見德錐刀是爭周圉以空秦血流離夫豈不威二世而夷平仲一言齊踊不鬻漢文弛刑白骨乃肉天矜于民其德好生弗克若天儀鑒于秦尉臣司獄敢告闔人

### 司空箴

惟王建國迺立司空以分六職以摠百工程力順時

是經是營罔曰有民觀于定中罔曰有財間於農功  
昔在堯禹土茨卑宮降於癸辛侈窮九重瑤臺瓊室  
迺貿厥宗虎祈弱晉章華敞楚阿房未成咸陽以火  
崇高雕鏤億兆攸詛先民有言松栢瘠土以鬼則神  
勞以人則民苦未央壯麗漢高斯怒土臣司空敢告  
在戶

### 銘

求放心齋銘

并序

今夫人之有心可以宰萬物攝群動參乎天地而立  
人極此其為體甚微為用甚大而其妙則有甚不可  
測者故或跬步之頃出入異域一腔之內存亡異時  
倏而往忽而來其身猶在此而飛揚馳騖茫焉不知  
幾千里之遠蓋其放之甚易而約之實難罔未有不  
待操而存舍之而不忘者也古之聖賢其心雖未嘗  
不存然而日競競焉所以約之而不使其或放者猶  
自力也是故有危微以為之辨焉有禮以為之制焉  
有敬怠義欲以為之戒焉有格物致知誠意以為之  
次焉夫是以志定而不移或夕而惕若或昧爽而不  
顯或屋漏而不愧或盤盂几席觴豆而有銘有戒夫  
是以功密而不弛志定故思慮往來不能移功密故

造次顛沛必於是蓋聖賢所以能常存其心而不放  
以宰萬物攝群動參天地而立人極者良有在耳然  
自中人以下顧縱焉而不知檢此聖人之所以益聖  
愚人之所以益愚而孟軻氏之所深憂也夫夫人有  
鷄犬放則知求之而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心弗若鷄  
犬哉弗思甚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其將以覺天下之迷而示之要乎愚讀其書至此  
未嘗不為之惕然省惴然懼也因即所居之齋而顏  
之曰求放心以放古韋弦之義云銘曰  
惟皇降衷乃鈞是人胡聖而賢胡為獸禽匪人則異  
而異者心是惟方寸至神且靈時出時入誰與將迎  
出或千里匪形可尋其反而入泰然吾身存亡之間  
天壤攸分惟古君子其中惺惺晝為宵得息養瞬存  
孰謂一念時罔弗欽孰謂造次時罔弗矜存存不息  
湛然虛明如卒有帥如民有君百為萬感動應乎貞  
乃知吾心厥係匪輕乃知聖賢亦非性生舍之則否  
操之斯成欲克由聖永鑒斯銘

進齋銘

易稱忠信所以進德乾乾之誠自朝中具惟自暴棄  
是為下愚與聖同類而歸則殊感沸百川淵停澤匯

其流不息乃放四海平陸覆土一簣未盈日往靡怠  
丘山崇成豈曰駑馬不如騏驥十駕不舍千里爰致  
邈彼秦越載陟其垂心則弗競道匪遠而謂予何人  
回實晞舜仲尼蓋曰吾見其進而我晞顏亦步亦趨  
誰謂今日非顏之徒 予姻丈沈君謙退士也而以  
進名齋蓋有崇德之志焉頃以國子久次謁選天曹  
僅得南鴻臚署丞予益知其非嗜進者夫惟日不足  
吉凶同情為善為利其孳孳亦一而已予嘉君之志  
在此而不在彼也於其行書此銘遺之庶幾古人贈  
言之義并以為他日助 校刻具茨先生文集卷五

